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七卷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 學 研 究

第 七 卷

主 編

袁 行 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天有	王小甫	王邦維	吳同瑞
孫 靜	袁行霈	陳 來	鄒 衡
程郁綬	趙匡華	趙為民	閻步克
蔣紹愚	樓宇烈	嚴文明	

秘 書

孟 二 冬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第7卷／袁行霈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7

ISBN 7-301-04571-9

I . 國… II . 袁… III . 國學-研究 IV . Z126

書 名：國學研究（第七卷）

著作責任者：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喬 默

標準書號：ISBN 7-301-04571-9/G·590

出 版 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電 話：發行部 62559712 編輯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9.5 印張 680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一版 200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68.00 圓

2000.9.12
北京圖書大廈
No. 0559442

**本刊之出版，先後承蒙
南懷瑾、查良鏞等先生慷慨資助，
特此致謝。**



銅 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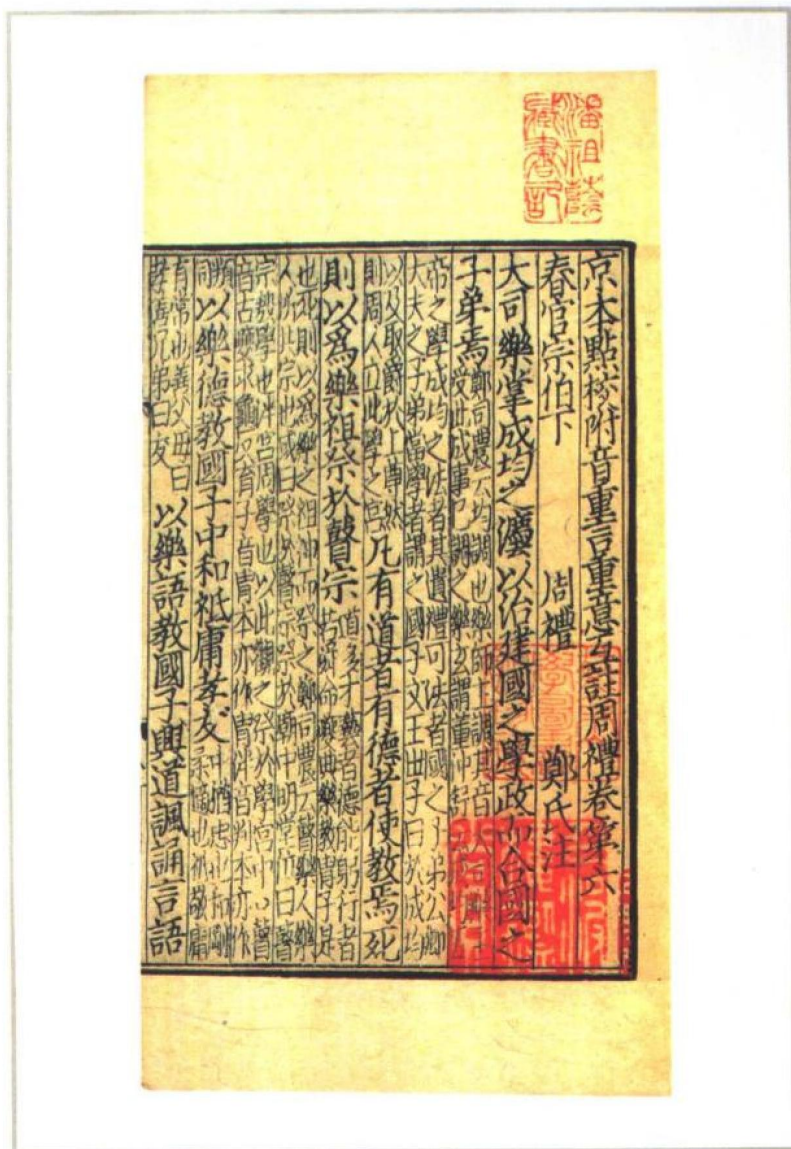
青銅器 明清時期(公元1368—1911年)高22.5、鼓面徑47.5、底徑47.3厘米。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藏品。

樂器。鼓身分胸、腰、足三段。

鼓面略小於鼓胸、鼓胸微凸，束腰，腰部起棱。足徑與鼓面徑接近。胸、腰際附半環形耳兩對。鼓面中心飾十二芒太陽紋，九暈，飾“酉”字紋，雙錢8字紋、櫛紋、鼓釘紋、卷雲紋、雷紋、三角齒紋。鼓面光滑，紋樣精細，鼓身紋飾稍顯粗疏。

銅鼓是我國古代西南和南方少數民族獨創的一種富有民族特色的銅質打擊樂器。



存卷二 四至六 漢鄭玄注。宋刻巾箱本。半葉
11行，行19字；小字雙行，行20字。細黑口，四周雙
邊。框12.7×8.5cm。刻印精美，惟其沿邊框剪下重裱，
外框重描潤。收藏有“白門居士”、“潘祖蔭藏書記”
等印記。

目 錄

《漢書·藝文志》釋疑	鍾肇鵬 (1)
先秦名字、爵號、謚號、廟號與避諱論略	虞萬里 (47)
南朝北方邊境地區的豫州豪族	韓樹峰 (69)
西安景教碑有關景寺數量詞句考釋	林悟殊 (97)
試論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時期為中心	鄧小南 (115)
金代主要農作物地理分布與種植制度	韓茂莉 (147)
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	劉浦江 (171)
關於元代四等人制下的科舉取士	余大鈞 (209)
流寓中國的中亞史國人	羅 丰 (235)
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	古正美 (279)
柳宗元以來的《文子》研究評述	張豐乾 (323)
朱彝尊與《經義考》	沈乃文 (345)
熊十力的《春秋》學及其時代意義	林慶彰 (377)
論李善注《文選》版本	傅 剛 (397)
南北書肆與古代通俗小說	潘建國 (421)
姚鼐拜師戴震見拒考論	王達敏 (447)
“強韻”考論	余恕誠 張柏青 (473)
南宋三種監修《廣韻》版本源流考	余迺永 (487)
《切韻》韻目取字問題研究	黃耀堃 (497)

目 錄

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	胡平生 (515)
順治律版本考	蘇亦工 (547)
華佗與本草學——兼論華佗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	范家偉 (581)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記 (1998 年)	(605)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記 (1999 年)	(613)
徵稿啓事	(619)
來稿書寫格式	(620)
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藏銅鼓 (彩圖一)	(621)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禮 (彩圖二)	(622)

Contents

A Study on the <i>Yi Wen Zhi</i> of the <i>Han Shu</i>	<i>Zhong Zhaopeng</i> (45)
The personal Names, Titles of Nobility, Posthumous Titles, Posthumous Titles of Sovereign and Taboo on Using Personal Names in the Pre-Qin Time	<i>Yu Wanli</i> (67)
The Yuzhou Power Clans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i>Han Shufeng</i> (95)
Notes on the Quantity Phrases about Nestorian Monasteries on the Nestorian Tablet in Si-an-fu	<i>By Lin Wushu</i> (113)
The "Ancestral Law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Deng Xiaonan</i> (146)
A Ge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in the Jin Dynasty	<i>Han Maoli</i> (170)
The Sinization of Jurchen and the Fall of Great Jin Empire	<i>Liu Pujiang</i> (207)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Four Scale Hierarchy System in the Yuan Dynasty	<i>Yu Dajun</i> (233)
The Shi People from Central-Asia Immigrated in Ancient China	<i>Luo Feng</i> (277)
The Image and Tradition of Buddhist King: Wu Zetian and the <i>Avamsaka Sutra</i>	<i>Ku Cheng Mei</i> (322)
Review on the Study of <i>Wen Zi</i> since Liu Zongyuan and the Trend of Fabricating Antique	<i>Zhang Fengqian</i> (344)
Zhu Yizun and his <i>Jing yi Kao</i>	<i>Shen Naiwen</i> (375)
Shyong Shyr-lih's Study on <i>Chuen Chiou</i>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the Epoch	<i>Lin Ching-chang</i> (395)
Various Edition Types of the <i>Wen Xuan</i> Annotated by Li Shan	<i>Fu Gang</i> (419)
South and North Bookstores and Ancient Popular Fictions	<i>Pan Jianguo</i> (446)
Being Refused by the Master: The Relation between Yao Nai and Dai Zhen	<i>Wang Damin</i> (470)
On the <i>Qiang Yun</i> (<i>Constraint Rhyme</i>)	<i>Yu Shucheng & Zhang Boqing</i> (486)
A study on the Origins of Three Versions of the South Sung Authorised Edition <i>Kuang-Yun</i>	<i>Yu Naiyong</i> (495)
On the Rationales Underlying the Derivation of the <i>Yunmu</i> of the <i>Qieyun</i>	<i>Wong Yiu-kwan</i> (513)
The Fuyang Shuanggudui Han Tomb Slips and the <i>Kongzi Jiayu</i>	<i>Hu Pingsheng</i> (545)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version of <i>Shunzhi Lü</i>	<i>Su Yigong</i> (579)
Hua Tuo and Pharmaceutics: A Discussion on His Status i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i>Fan Ka Wai</i> (604)

《漢書·藝文志》釋疑

鍾肇鵬

《漢志》解人，凡數十家。各尊所聞，異義放紛。抵牾乖舛，莫得一是；詭辭辟見，越理亂真。今董理舊說，彌縫罅漏，辨析諸說，意主決疑。若夫久有定讞，衆說同歸，大共昭喻，無勞翰墨。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二句乃承上“改秦之敗”句，連類而及，此文行之便也。實則“改秦之敗”，指孝惠四年三月除挾書之律（見《惠帝紀》）。而“大收篇籍”二句，指武帝時言。故《七略》曰“孝武皇帝敕

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籍如丘山”。（《文選·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引）

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漢志》足見藏書之盛，班志本之。《七略》此所云“廣開獻書之路”者正其事也。如淳注引）

王應麟《考證》泥於“漢興”二字，乃引《移博士書》叔孫通定禮儀一段及趙氏《孟子題辭》“《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一節爲證。齊召南《考證》亦云“此二句指高祖時蕭何收圖籍，楚元王學《詩》，惠帝除挾書之令，文帝使晁錯受《尚書》，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即其事也”。不知所云除蕭何收圖籍及孝惠除挾書外，均與收篇籍、開獻書之事無關。且即此二事亦不得云“大收”、“廣開”也。此皆泥於“漢興”二字，不知此乃連類順叙，本指武帝時廣開獻書之事。故《隋志》正以“開獻書之路”置於武帝下是其明徵。亦正如上以“《春秋》分爲五”三句置“戰國從橫，真偽紛爭”上。然實則《春秋》分五，《詩》分四，均漢時之事。戰國

時何嘗有之？此亦因行文之便。上云“微言絕”，“大義乖”而並叙插於其間耳。（《隋志》正叙“《詩》分爲三”因行文之便而合後於前，或置前於後，此在古文中亦不乏其例。如《史記·始皇本紀》於二十六年統一後記其疆域云“北據河爲塞”。考始皇三十二年蒙恬擊胡，掠取河南地。又三十三年紀云“西北斥逐匈奴，城河上爲塞”。是據河爲塞，乃三十三年事，而於二十七年已先叙之，此倒記並及之例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史家有追書之辭，每以後之官名制度叙錄前代。如《召誥》有太保字，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爲太保也。此爲史家追述之詞。”而此“廣開獻書”亦其例也。必泥於“漢興”二字，膠執其說，則古書之不解者多矣。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案服光當作服先。《釋文·叙錄》引《別錄》作服先是也。光先形近而譌。《儒林傳》稱服生。服生、服先均服先生意也。漢人多此稱。《史記·晁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作張恢生。又《漢書·梅福傳》“叔孫先”。師古曰：“先猶先生也。”朱一新以爲名光，非是。若名光則不得云號也。（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廿七云：“案光一字當是名。”

古名號字通稱也。”非。）

韓氏二篇名嬰。

案此即《子夏易傳》也。唐司馬貞云：“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唐會要》七七引）《釋文·叙錄》載《子夏易傳》三卷引《七略》云：“漢興韓嬰傳。”蓋即此書解題。是二劉《錄》、《略》以爲嬰傳也。然此書魏晉之際恐已散佚。作僞者因之造《子夏易傳》。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釋文·叙錄》、《唐會要》七
七《冊府元龜》六〇四並引）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釋文·叙錄》）阮氏《七錄》云：“《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唐會要》
七七引）是六朝人已不詳

子夏爲誰，故陸德明（《釋文·叙錄》“《子夏易傳》三卷：孔穎達《周易正義》：‘初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孔穎達（《周易正義》：‘初卜商爲《易傳》，至西漢傳及《隋經籍志》（易類《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兩《唐志》（新舊《唐志》均因《隋志》題云：“《周

易卜商傳》並直以爲卜子夏作。而孫坦則疑爲杜鄴。（見《書錄解題》一，趙汝二卷”。）《玉海》三十五。

棣、徐幾則疑爲鄧彭祖（《經義考》五、清崔應樞《吾益廬稿》、李慈銘案卜商、《越縕堂日記》均以鄧彭祖字子夏所作。）

萬章、禽慶、杜欽、杜鄴、鄧彭祖、王商，皆字子夏。諸人以子夏附會，皆以此也。然《七略》明謂子夏傳爲韓嬰。二劉親見其書，必不誤也。張惠言《易義別錄》云：“《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弓受之商瞿，非出自子夏，則荀勗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爲嬰，當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受人，推《易》意而作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於子夏與商瞿之傳異耶？”（卷十四）說雖可通，然疑出卜商苦無佐證。臧庸遂以韓嬰字子夏。《拜經日記》三云：“嬰爲幼孩，故名嬰，字子夏，夏大也。”亦臆說無據。惟宋翔鳳謂：“《漢書·儒林傳》稱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則子家當爲六國時人，受子弓之易，傳於燕地。韓嬰之以《易》授人，自必有所傳。蓋出於子弓，故張璠稱《子夏易傳》或馯臂子弓所作。子弓之《易》又五傳而至丁寬，故或以爲丁寬作。蓋嬰孫商爲博士，其後韓生始以《易》徵，待詔殿中。則韓氏《易》至是始顯。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當是取傳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故韓氏易傳爲子夏傳也。”（《過庭錄》一《子夏易傳》條。武陵余氏《古籍校讀法》^①謂“蓋商又有所附益。古人家法相傳多如此，其後弟子題其親師因曰子夏矣”是也。）其說通矣。然是書《隋志》已云

殘缺。故開元七年令諸儒臣詳定《子夏易傳》，劉子玄、司馬貞皆斥其非真。（《唐會要》七七載劉子玄議曰：“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躒刺者矣。”司馬貞議曰：“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本真。”）至宋所見之《子夏易傳》則又非隋唐之舊。與陸德明、李鼎祚所引亦不同。（說見《玉海》三十五引《中興書目》。惠定宇《周易古義》下云：“今所傳《子夏易傳》十一卷，以《釋文》及李氏《集解》校之，無一字相合者。案其文又淺近，或曰唐人張弧僞作，非也。此書與郭氏《易舉正》皆宋人僞撰，托之子夏郭京。考唐時漢《易》尚存，子夏書雖殘缺，李鼎祚猶及采之。宋以來經典散亡，無可考證。故今二僞書傳於世。”）

① 余嘉錫先生《古書校讀法》原係請義。八十年代正氏出版改名《古書通例》。

《郡齋讀書志》謂此書約王弼注爲之。晁說之謂唐張弧僞作是也。至今本十一卷，則王伯厚所引亦不可見，則又非張弧之舊，疑出明人僞託也。《經義考》卷五云：“案孫坦疑是杜鄴；徐幾、趙汝棣疑是鄧彭祖，蓋兩人俱字子夏也。然繹其文義總不類漢人文字，並不類唐人文字，謂爲張弧所作，恐非今本。”而王應麟不悟《子夏易傳》即韓氏二篇，於《漢志考證》中又補《子夏易傳》。姚振宗《漢志拾補》亦有《子夏易傳》四卷均非。

古五子十八篇

全祖望《讀易別錄》云：“《古五子》十八篇。《漢志》誤入經部。班固曰說易陰陽，則納甲納辰之例。”案全說非也。《易》家本有陰陽災變一家，孟京之屬是也。康成則言爻辰，仲翔則言納甲，皆《易》家之流，不得云誤入也。又全謂“《古雜》八十篇，《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之類，皆通說陰陽災異及占驗之屬。《漢志》誤入經部。”亦非。姚振宗謂“全氏欲借端以詰難《經義考》，其意有在，非爲本志而發”是也，姑不置論。

淮南道訓二篇

沈欽韓曰：“《初學記》^{（鵬案見卷廿一，又引劉向《別錄》曰‘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案此志作二篇，與總數不合，明脫十字。今案沈說非是。《易》家二百九十四篇以施孟梁邱三家經共三十六篇，三家章句各二篇，凡六篇計之其數正合。用姚振宗說。）}《御覽》六〇九）引劉向《別錄》曰‘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案此志作二篇，與總數不合，明脫十字。”今案沈說非是。《易》家二百九十四篇以施孟梁邱三家經共三十六篇，三家章句各二篇，凡六篇計之其數正合。^{（用姚振宗說。）}沈謂志脫十字，與總數不合，非也。彼蓋以三家經作十二篇計，然則雖加十字亦與總數不符。要之數目極易譌誤。《漢志》篇數有與總凡不合者，顏籀已云：“傳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而此條依姚氏所計則與後總計之數正合。類書亦展轉刊刻，豈能無誤。何得轉據類書以改本志也。《漢書補注》引沈說又誤十二篇爲十三篇。

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氏曰：“東海人，爲博士”。晉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蘇說是也。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翁方綱《經義攷補證》卷一云：“案《漢書·儒林傳》作殷嘉。蓋漢隸書殷字有類於段，形近而譌耳。宋胡一桂《易學啓蒙翼傳》中篇云：京房授東郡殷嘉。《藝文志》京氏殷嘉十二篇。是知古本《漢書·藝文志》作殷也。”案翁氏謂殷段形近而譌是也。《史記·儒林傳》“廣川殷忠”集解

徐廣曰：“殷一作段。”《漢書·儒林傳》作段仲。又《後漢書·班固傳》“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章懷注“固集殷作段”。是二字易譌之證。惟翁據胡一桂引謂古本《漢志》作殷，則未必然。晉灼謂“《儒林》不見”。是灼所見已作段嘉。《釋文·叙錄》亦作段嘉，云：“《漢書·儒林傳》作殷嘉。”胡氏宋人，不得謂古本《漢志》俱作殷也。又《補證》“丁杰案《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於焦延壽，授於東海殷嘉。此處從受二字當是顏注傳刻之譌”。王先謙曰：“據傳當云從京房受《易》者也。顏注誤。”

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案《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用二“蓋”字，本推測之詞。《史記·日者傳》：“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報任安書》及《太史公自序》均言“文王拘而演《周易》”。《漢志》言文王重卦與史遷同。此乃最早之說。後世如鄭君、王弼、孫盛等各說不一，蓋本無明文，故異說紛起。然文王重卦，漢以前似無異說。（《法言·問神》云：“《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論衡》《對作》、《正說》云：“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淮南要略》謂伏羲爲六十四變，周室增之以六爻。六十四變者，此言六十四卦變化之理已寓於八卦之中也。至文王乃重之，增爲六爻也。）馬、班時爲近古，其說或有所據。且經既無明文（或以《易·繫辭》言伏羲作

網罟蓋取諸離。神農作耒耜蓋取諸益等，爲伏羲重卦之證。不知所云蓋取諸某者，本則象徵之詞，後人所爲。正《淮南》所云六十四變之理，不得遂以爲伏羲重卦之證。）

均同屬推度，即諸說並列，亦當存而不論。而王伯厚《考證》乃轉引楊繪之說以駁《漢志》，而欲定於一尊。齊召南《考證》則又糾王氏之失

（齊氏曰：“案王氏糾《漢志》之失是也。但《易大傳》明轉生紛擾。曰因而重之，即伏羲重爲六十四耳。王弼之說最當。”）

經二十九卷

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顏說非是。伏生惟傳二十八篇，《泰誓》後得，博士並入伏書，故云二十九也。《別錄》云：“武帝末民間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書序》劉歆《移博士書》亦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疏））

李善注引《七略》云：“孝武帝末，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此條正《七略》經二十九卷下解題。是《七略》所載今文經二十九卷。而據解題所云則《太誓》後得，實非伏生舊有，因為博士所用，故向、歆著錄據博士之經云二十九卷，而附說明於下。《論衡·正說篇》亦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房宏亦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書疏》引）此謂在宣帝時，《錄》、

《略》謂在武帝時，雖微異，然同謂《泰誓》後得則一也。（案二劉謂武帝未得於壁內。而房宏謂河內女子得於老屋。則不妨為二事。）馬融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淺露。”（《尚書正義》卷一卷十二並引。）

趙岐謂“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孟子·滕文公下》注）鄭玄《書論》云

“民間得《泰誓》”，（《尚書正義》一）王肅亦云“《泰誓》後得，非其本經”。

（《尚書正義》卷十二）是漢人並以《太誓》後得，伏生所傳惟二十八篇，無異說

也。故有以二十八篇象二十八宿之說。（見《論衡·正說》、《漢書·劉歆傳》臣瓚注。）而後人因見史

漢均謂伏生書二十九篇，不得其解。清儒篤志古學，亦不了其究竟，遂妄加忖測，謂伏書本有《太誓》者，則江聲《太誓辨》、錢大昕《今文本有太誓說》、王引之《經義述聞》、龔定庵《太誓答問》之說也。有謂《今文書》有序者，則朱彝尊《經義考》、陳壽祺《左海經辨》之說也。而俞正燮《癸巳類稿》、劉師培並謂《今文尚書》無序以駁之。諸說歧出，治絲而紛。其實前人皆無是說也。或曰伏生所傳既二十八篇，然則何以解於史遷、班固之辭？曰：“馬、班之言伏生傳書二十九篇，蓋就當時博士所傳立於學官之本。推其本師故云伏生，不復為之區別。《藝文志》云二十九篇者，則刪省《七略》解題。故後人無以詳知也。”《泰誓》正義云：“《太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經義考補正》卷三。王聘珍曰：“案伏氏所傳《尚書》其初止二十八篇，故當時以取象二十八宿。及武帝時增入《泰

誓》一篇，故史漢諸書以爲二十九。）蓋古書師弟相傳，展轉增益，仍題其本師，不加區別，

此例正多也。或又曰《尚書大傳》明引《太誓》“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則又將何說？蓋《太誓》本書傳而非經，故大傳引之。伏生所傳經則無此篇也。正因其爲傳而非經，故馬融謂“其文淺露”。正如大傳引《九共》《帝告》等皆書古傳而非經也。或又曰《大傳》云“六誓可以觀義”。實兼《太誓》言之，而不言五誓，則伏生書明有《太誓》矣。然大傳本非伏生自著，鄭君大傳注序謂“張生歐陽生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則諸人必有所附益。改更此六誓之言，或即歐陽生等以《太誓》並入正經後改五爲六以彌縫之耳。（陳壽祺《今文尚書太誓後得說》亦謂《太誓》之合於伏生《尚書》

始於歐陽氏。惟陳以大傳中引太誓文均歐陽等增附似未確。）至江聲謂“馬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爲《康王

之誥》，實二十九篇。遂云伏生得二十九篇”。皮錫瑞則又以伏生本分爲二篇。《史記》所用即今文。引《周本紀》“作《顧命》作《康誥》”即康王之誥。此伏書分爲二之證。則均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今《錄》《略》之文俱在，可爲定讞矣。

傳四十一篇

案漢志不題撰人。《釋文·叙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隋志》云：“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則大傳似伏生自撰。然鄭君大傳注叙云“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是《尚書大傳》爲張生歐陽生等所撰。至《洪範五行傳》則又出自夏侯始昌。（說見《廿二史劄記》卷二漢儒言災異條。）蓋古人學問重師承，故雖後師所述，亦題先師之名。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言語尚猶不易，何能著書。此固系張生歐陽生等就其所傳述成之。創始者謂之作，追記者之謂述。故仍標伏生作也。正如《公羊傳》至漢胡毋生始著竹帛，而仍標公羊之名。《孝經》本曾子後學所記，然以其係孔子爲曾子陳孝道，故不防謂孔子所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漢書·藝文志》、《孝經·鈞命訣》及鄭君《六藝論》並以《孝經》爲孔子作。）亦如《論語》固非孔子所記，然不失爲孔子之書也。知此則若干古書真